



作品：廁所裡的鬼

首獎

得獎者：陳思宏

陳思宏，一九七六年生於彰化永靖，台大戲劇研究所畢業，寫過幾本書，例如《叛逆柏林》、《柏林繼續叛逆：寫給自由》、《態度》。住在德國柏林。

得獎感言

謝謝林榮三文學獎、評審、家人與朋友。〈廁所裡的鬼〉以故鄉永靖為底，書寫農村的微小風暴。得獎是督促，我會儘快交出短篇小說集。

廁所裡的鬼

1

他覺得鎖匠好煩，開鎖就開鎖，嚼檳榔的嘴不斷開合，肩頭一緊身體一弓，喉間傳來老鏽輪軸雜音，在深鎖的鐵捲門前無預警洩洪，炸一地暗紅色的問號。

你很久沒回來了喔？你媽好像很久沒來市場買菜了？不記得我這個阿伯？你媽以前在市場賣水果，我的店就在隔壁啊，都忘光光了啊？啊你怎麼可能沒家裡的鑰匙？也不是不想賺你的錢啦，但你要不要再打電話，搞不好你媽只是開冷氣睡死了？你有沒有多按幾次電鈴啦？這麼熱，你媽搞不好就只是不想動不想開門，誰想動啦？

熱，真的好熱，他再度按門鈴打電話，拍打鐵門，依然無人回應，鐵門上留下汗濕掌痕。鄰居阿嬤坐在輪椅上揮扇看這場戲，小鄉難得有人吵鬧，比午間電視精采。這一排房屋，當年是鄉裡最新的建案，某任鄉長當初就住在其中一棟，在任的那幾年砍掉了老茄冬老榕，推走三合院，請土地公搬家，大舉拓寬屋前馬路，蓋了個水泥地小公園，週一晚間封街擺夜市，週末放露天電影，所謂政績。如今馬路失修，今早一定有場大雨，皮膚長癬的流浪狗在路上的積水坑洞裡打滾。小鄉的花卉檳榔農事留不住年輕人，整排房屋剩下老人留守，夜市跟電影一起離開了。有幾棟屋子甚至沒窗沒門，騎樓

堆滿舊家具，熱天裡散發霉臭。

真的好久沒回來了。清明、端午、中秋、過年，他打電話回家，短暫問候，母親稱一切都好，沒事不用回來沒關係。母子都知道，在電話上以聲音存在，是彼此最好的距離。他去台北之後，母親開始獨居，有次在電話上她說，自己一個人真好，語調平穩，幾乎沒情緒，只有兒子知道是真心話。

上個月他去芬蘭，飯店送了一張明信片，實在是想不起來能寄給誰，地址就寫了老家。回台灣後，打電話給母親，一直都沒人接。或許參加進香團？或許去拜訪親戚？但母親討厭人群，不喜歡出門，獨居讓她安心，去年隔壁一家搬去城市，母親開心地說，真好，又少了一戶，嬰兒真吵。上週母親終於接了電話，說收到他十年前寄的明信片，想不到十年後還可以收到啊，隔壁鄰居房東要趕人把房子收回，每天都用電話騷擾，她表態支持鄰居，結果家裡電話也響不停，廚房排油煙機壞了，算了反正也不想煮東西，聽說那個蓋高樓的要回來辦喜宴，我看你不要回來比較好，晚上外面壞人好多，門鎖好不要踢被，香蕉皮不要吃，台北乾旱記得要早一點回家。母親滔滔，敘事似乎有關連性，但超出他的理解了。

媽，我下禮拜回家。

母親沒答話，繼續說，免費的喜宴千萬不要去，壞人很多，吃了會胖，有颱風，倒下來壓死人。他向打工的咖啡店請假，什麼都沒帶，預計當天來回。故鄉幾乎沒變，田疇荒廢，耕地上有蓋到一半就廢棄的農舍，紅綠燈壞了沒人修，街上商店少了許多，只有棺材店穩穩開著。他從公車站走回

家，看到檳榔田、稻田之後的遠方一片金黃閃爍，高牆皇宮。他沒時間確認這是不是幻覺，趕路回家，只要確定母親沒事，他就可以吃頓飯，稱忙回台北。那裡，他租了個小套房，裡頭有台老舊的冷氣，機器啓動吐出冰涼吵鬧的空氣，外面車聲還有隔壁大學生歡愛都被冷氣雜音悶住，他可以睡死，無夢。

他在烈日下喊了兩小時，沒有任何回應。母親不開門，隔壁輪椅阿嬤給了鎖匠電話，說偶爾會見到母親出門買小吃，但最近很少見。

鎖匠開始動工，黃褐鏽斑吃掉他童年記憶的天空藍鐵捲門。天空藍是他童年的晴朗記憶，父親準備去中國，母親在市場賣菜，家裡剛剛買了一台大電視，他在小學常常拿獎狀回家貼牆上。天空藍一直都鮮豔，直到廁所出現鬼。

鎖匠幾句幹你娘，再一口檳榔汁，頑固的老鎖鬆動，鐵捲門往上捲。

臭。

熱辣混濁的臭味逃出房屋撞上他們，鎖匠又吐出幾句髒話，這臭不僅濃烈而且熱燙，他感覺鼻毛全都被臭味給瞬間燒了。一樓是客廳，慘白的日光燈亮著，母親的腳踏車倒在地上，到處都是便當盒、塑膠袋，沒吃完的飯菜在悶熱的空間裡腐壞，沙發上有排泄物。一隻狗從沙發下鑽出，衝向屋外。他搗鼻快步，踏過便當盒，衝上樓梯。母親的臥房沒關，也是惡臭。母親平躺在床上，窗戶緊閉。他搖搖母親，媽，媽，媽，是我。鎖匠也跟上了來了，問要不要趕緊叫救護車。

母親的眼睛突然睜開，先看到鎖匠，身體一縮，然後看到兒子，喉嚨發出乾吼雜音。遞水開窗搨風，他看清母親容顏身形，瘦乾，掉髮嚴重，眼神無焦距，但認得他。

鎖匠說沒事就好，他要先走了，今天前面這條路要搭大雨棚，卡車等一下就要到了，他要去幫忙。不要以為他們發達了就小氣忘了這裡，兒子的喜宴回來故鄉辦，給我們這些做事人的工資也很大方啦。

鎖匠的話他沒聽懂，直望著母親，心裡一直想著台北的那間小套房。

鎖匠收了開鎖錢，笑著說，啊你都忘了啊？你小時候的隔壁鄰居啊，以前的鄉長啊，最近他們在台北蓋那棟大樓百貨公司啊，不是才盛大開幕？我女兒說很好逛，好多人喔。他們的獨子要娶媳婦了，明天回故鄉辦喜宴，你回來剛剛好趕上，免包紅包，大家都可以去吃。

一輛載滿圓桌的大卡車開進這條路，就停在門口，流浪狗對著卡車狂吼。他從二樓窗戶看下去，這規模龐大，席開百桌。

鎖匠搗鼻走了，留下一室沉默。母親突然起身大聲問，你爸去哪了？明天的喜酒你不要去，叫你爸把錢顧好，他說今天晚上想吃魚，外面的狗要餵，有一隻最近好瘦，你爸最近肥死了，他說要殺我。

2

帶母親去鄉裡唯一的診所，看診前，母親說這醫生醫德不好，想殺她。醫生說有點脫水、營養不良，血壓正常，要注重飲食、適當運動。拿了藥，他把母親留在候診室，向醫生說，我媽怪怪的，說話顛三倒四。醫生正在詳閱桌上的燙金大紅喜帖，說這家人也是有心，回來蓋了那麼大的房子，喜事也沒忘了我們，你明天會帶你媽去喝喜酒吧？反正就在你們家前面。醫生見他呆立，說別擔心，你媽上年紀了，好好吃幾頓飯就沒事，明天喜酒多吃點。喜帖的香味囂張，逼走診所的藥味。

母親不肯吃藥，說藥丸裡面有住鬼，吃了身體裡就有鬼。父親離開之後，母親曾有一段時間很愛說鬼嚇他，廁所裡有鬼不乖就關進去，冰箱裡有鬼不准亂開，書裡有鬼不要讀算了，頂樓有鬼不可以上去，咖啡有鬼不准喝，箱子有鬼不准進去，學校裡一定有更多鬼乾脆這學期不要去了。大約一年後，遠方傳來父親屍體的消息，母親就不再說鬼了。很多童年的事他其實都模糊，但是他清楚記得那個週日早晨，母親開始刷洗，窗簾拉下來丟洗衣機，床墊拉到馬路上日光浴，整個房間充滿肥皂水、消毒液的味道。他餓，哭求食物，母親把他關進廁所裡，他用盡力氣踢門反抗，哭說有鬼啊有鬼啊媽媽妳說廁所裡有鬼啊，母親在門外冷靜地說，沒有鬼，根本沒有鬼，騙你的，我一直都在騙你，我跟你爸一樣都很愛騙人，鬼都死光光了，明天禮拜一，去上學。

藥丸裡有住鬼。老醫生一直都在看喜帖，看診隨便，給了一堆藥，母親不肯吃就算了。在小吃攤坐下，母親真餓了，乾麵配熱湯，吃完全身汗濕，夏衫緊貼皮膚，沒穿胸罩，小吃攤老闆看了把湯灑

了一地。老闆問，很久沒看你回來了，結婚了沒？在台北做什麼？老闆問他話，但目光緊貼在母親身上。

他不記得麵攤老闆面容，但麵食口味是從小吃到大的熟悉。他沒回話，付了錢帶母親走路回家。其實他真的不是故意不回答或者隱瞞，而是他真的沒有答案。他快四十歲，在咖啡館打工，兼職寫文案，有幾個拍電影的朋友常找他去幫忙，買便當給劇組，打掃，偶爾被導演要求在鏡頭前當個路人。其實這些「拍電影的朋友」根本不算朋友，平常不聯絡，找他是因為便宜寡言什麼都好，有次他被導演要求當跳海的替身，超時沒加錢他也沒埋怨。他有個清淡的臉書帳號，沒動力貼照片，也沒有人找他聊天，沒人戳沒有讚。手機款式老舊，偶爾微弱響起，都是咖啡館其他服務生要找他代班。咖啡館冷氣很強，窩著一叢叢的人群，這叢安靜地頭戴大耳機對著筆電傻笑快速打字，那叢高聲討論男女朋友的大雞雞大胸部，那叢朗誦詩的是大學文學社團，吵的鬧的詩的都跟他無關。他身手俐落，調咖啡快速，端一堆盤子從來沒顫抖過，沒人點餐時就安靜地站在櫃檯後，是個蒼白瘦弱的存在，大家的忽視，讓他感到很自在。有次咖啡館老闆醉了逼問，你到底是誰啦？哪裡來的都不說，到底喜歡男生還是女生？他一貫沒答案。他是個無性的人，晨起無勃起，對誰的身體都沒欲望，不自慰沒性欲。銀行裡的存款到了一定的數字，他就買機票去遠方。旅遊對他來說也是個沒什麼熱度的事，這十年來去了許多國家，卻沒拍什麼照片，都是一個人走，廉價的驕旅館很好，貴一點的北歐旅館也好，在他臉上燒出斑的地中海陽光不錯，冬天淒冷的北美也不差。無聲啓程抵達然後離開，在久居的台北城無

人惦記掛念他，陌生的國土他更可以完全不留任何痕跡，這是他最舒服的行動方式。

母親回到家，快速洗了澡，沉沉睡去。他開始打掃，廁所馬桶不太通，水壓有問題，壁癌猖獗，之前大地震在地板上留下破碎，牆角堆滿狗毛，幾尊久未被供奉的神像灰頭土臉，他的舊書雜物被丟在頂樓。他站在頂樓，踩過自己的舊時雜物書本，想說怎麼這幾年連續幾個颱風竟然沒把這些都吹走，現在怎麼處理呢？從頂樓往下看，數十輛大卡車停駐，許多工人們開始搭建喜宴雨棚，路的開口開進一輛色彩俗豔的電子琴花車。他決定就先清理一樓客廳，明天來喝喜酒的鄰居可能會來找母親，一樓客廳門面先有個樣子見客，他就可以先回台北。

他快速打掃一樓，裝滿幾大包垃圾袋，把有尿騷的沙發往後院拖，臭味慢慢離開。母親突然從二樓臥房走下來，打扮整齊，明顯穿了胸罩，吃驚看著他，你怎麼在家？什麼時候回來的？怎麼回來不先打電話給我？我要去買菜，你爸說今天晚上想要吃魚。你怎麼進來的？你又沒鑰匙。

他和母親走去市場，搭棚的工人紛紛向母親打招呼。母親點頭沒回話，快速走向市場。母親一路喃喃，那些人是誰啊？現在黑道好可怕。母親年歲已過七旬，身形瘦，髮灰腳腫，但似乎有人在背後推著她，行走速度很快。

這傳統市場曾經繁華過，賣彩襪的賣衣服的賣肉圓的賣魷魚羹的賣牛肉麵的都不見了，只剩下幾個老人守著小攤，賣自己田裡種的菜，根本沒魚販。母親眼神失焦，對著一塊空地問，賣魚的呢？

母親的眼神越過空地，看到不遠處的金黃。

他之前看到的，不是幻覺。一棟富麗的白色大屋，就矗立在稻田中央。大屋的屋頂是金色，烈日在屋頂上撻打，不斷敲出金色火花。

母親的眼也燒出火。

死人，都是死人，那根本就是我們的房子。死人，他們那一家都去死。

3

母親快步回家，完全不理會一路打招呼的鄉民，說要睡覺。身體一貼上床，就開始打鼾。

他想去看看那棟金色房子。

外面的喜宴雨棚已經搭好，圓桌開始擺上，有媒體採訪車，幾個搭建工人正在接受訪問。工人們開心地說，外頭辦桌最怕下雨，大太陽對新娘子也不好，所以棚子搭好，大家都可以安心吃喜酒啦。記者問，跟新郎熟不熟？聽說新郎常常會回來祭祖？工人們對著鏡頭傻笑，對啦對啦，以前常看到新郎就在田裡面滾，拜祖先很重要，祖先保庇才可以賺大錢啦！龍穴啦，聽說他們在大陸是第一。

他走向那棟房子，穿過檳榔田、荒地、廢屋，反正就朝金色走。傍晚，小黑蚊覓食，他憎恨鄉下的凶狠蚊蠅，回台北很快就會忘記很多事，但是手臂上的紅腫咬痕許久都不走，腦子記憶可刪除，皮膚卻不肯忘。

金色房子外面，有更多的媒體採訪車。記者找來幾位鄉民站在路旁，指導他們在鏡頭前該說些什

麼。附近都是休耕或者荒廢的農田，報廢的插秧機倒在田地上，雜草猛生，排水溝裡垃圾擁擠，不知道哪家還在種田，空氣中有嗆鼻農藥。平坦故鄉一如他的記憶，三合院的曬穀場沒穀可曬，只好曬阿公阿嬤，惡性倒閉的鞋廠襪廠已成流浪狗聚集的廢墟，有燒柴味，視線裡沒有太多文明，沒有繽紛顏色，平原的一切都被烈日給曬淡了。但現在平坦的地平線上突然冒出一棟龐大的豪宅，外牆新漆奶白，窗框金色，高高磚紅圍牆上有許多金色繁複裝飾，他曾在法國的宮廷看過非常類似的外牆。最撞擊視線的是房子的屋頂，金漆屋瓦堆疊排列，屋頂沒有任何其他顏色，就是徹底的金。屋主要的不是所謂的建築美學，這一家要的是氣派，堆起來，滿出來，庭院裡的樹茂密壯碩，愈多愈好，愈大愈好。

他當然記得這一家人，小時候的鄰居，以前的鄉長，邀父親去中國投資的鄉長。圍牆上有好幾架監視器，大門深鎖，記者準備徹夜守候。他看著監視器，聽身旁的濃妝女記者對著鏡頭說，台灣首富明天娶媳婦，婚禮的地點不在北京，也不在上海，而是回到他們的台灣故鄉，席開兩百桌宴請鄉親，這棟豪宅，據說就是供奉祖先的寶地，我們請到了風水師，來跟我們仔細分析，這塊地為什麼會造就了台灣首富。

這突兀的豪宅到底是什麼時候蓋好的？他沒有電視，上網也不看新聞，用盡力氣與世界保持距離。但他根本無法完全避開，巷口的自助餐播放新聞台，便利商店一排雜誌封面，網路上許多人轉貼，這一家人在中國賺了多少，獨子買了哪款新車，回台殺入百貨戰場，蓋高樓，炒豪宅。

天色昏暗，豪宅的燈亮起，他視線翻過圍牆，穿過落地窗，看到一盞華麗的水晶吊燈，垂吊幾公尺。他想走了，就這樣走了，去等那個一小時一班的客運，然後轉搭火車回台北。

其實根本不需要爲了母親留下來啊。

父親的消息傳來，說人在甘肅甘谷，屍體在一家飯店裡被找到。母親問警察，甘肅？甘谷？哪裡啊？哪個甘？哪個谷？警察搔頭搖頭，到底他殺或者自殺，情況不明。母親叫他上樓去，他不肯，隨即被關進有鬼的廁所。

父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母親從來沒對他說清楚。屍體沒運回台灣，母親從此不提父親。牆上的中國地圖被母親撕下，他至今不知道，甘谷在哪裡。今天早上母親說父親要吃魚，是這麼多年以來，第一次說父親。

成長的過程，母親從不看他。父親過世幾年之後，母親回到市場賣菜，他週末會去幫忙。有次隔壁賣甘蔗的對著母親說，你兒子長這麼高啦，母親回頭看他一眼，非常短暫的一秒，臉上別開，眼神驚嚇畏懼。那眼神灼傷他，於是他也不看母親了。幾年前回來幫母親處理舊物，整理相簿，看到了父親的年輕容顏，幾乎跟他一模一樣，細腿窄肩長臉，蒼白瘦高，完全不像個鄉下農家子弟。像，真的好像。終於，他就懂了當年母親的那個眼神。

十八歲他離家去台北，母子終於可以放下稀淡的關係。

禮貌通電話，他幾乎不返鄉。這次怎麼就回來了？回來又怎樣？母親目前意識混亂，但很有可

能，她根本不想看到他啊。

豪宅的金色大門突然打開，記者閃光燈狂閃，一輛黑色轎車緩緩開出來，記者湧上。車窗搖下，後座的男人，一臉醉紅，對記者揮手。

是他。獨子。

4

他買了便當，一進門，母親在客廳翻東西，一看到他，馬上把便當搶過去，不用筷，用手把飯菜往嘴裡塞，接著馬上吐了一地，喊這有毒啊，你們都想毒死我。

清理嘔物，他自己也想吐。母親把自己關進廁所裡，不肯出來。他隔門對母親喊話，媽，你要不要先洗澡，就先去睡了。母親在廁所裡尖叫，你是誰？你不是我兒子，你不要殺我！

隔廁所門對峙許久，母親的尖叫穿透牆壁，隔壁的輪椅阿嬤來到了門口，喊要不要幫忙啊？他累了，他想離開了。他很想走，知道說什麼有用，因此聲音堅定，他說，媽，廁所裡面，有鬼喔。

威嚇見效，廁所裡的騷動立即停止。

母親開鎖衝出來，全身濕，廁所一地屎尿。她衝上樓，躲進臥室。他感覺窒息，需要空氣。走到屋外大口吸氣，卻只聞到帆布，紅白藍條紋的帆布雨棚被鋼架撐兩層樓高，遮去夜空。搭棚工作暫時休止，工人們圍著圓桌吃晚飯，鎖匠看到他，邀他坐下來吃晚飯，叫你媽一起來吃，快快快，菜還很

多，我們等一下還要忙，冷氣還沒裝上去，明天辦桌是中午，記得早一點入席，不然萬一位置不夠，大家明天都會回來喔，我兒子女兒都要回來。

這是個被遺棄、遺忘的小地方，因為明天的喜宴，大家都要回來了。

繞在桌旁等工人丟食物的流浪狗，突然豎耳，齜牙咧嘴，集體狂吠。一輛卡車開進棚子，幾個壯碩的男人跳下車，手拿大網子，逼近這群流浪狗，狗四方退散。馬路的兩端，出現了一模一樣的卡車，堵住狗的退路，捕狗人動作迅速，馬上捕獲了好幾隻。幾隻狗逃入廢棄的空屋裡，但隨即被抓。車上的籠子裡擠了許多狗，哀號聲在雨棚裡迴盪。

捕狗人向搭棚工人打招呼，今天抓了二十幾隻了，新娘子怕狗啦。

有熟悉的哭聲。他抬頭，看到母親站在二樓陽台，目睹捕狗。母親悶著哭，那樣的哭聲，是他童年的鮮明記憶。好幾次他打電話回家，不到兩句，話題乾枯，母親就說家附近那些狗，黃的生了一窩，黑的皮膚病一直好不了，黑白斑點那隻最傻，被人欺負還會傻傻搖尾巴。

他進門，拉下鐵捲門，今天一定走不了。明天，明天一定走。

上樓，進他以前的房間，他需要躺下來。一打開房間門，他往後退。

不是都丟掉了嗎？怎麼堆滿了整個房間，疊高至天花板。不是都丟掉了嗎？

咖啡。

他的書桌、床鋪，全部都被一箱一箱的咖啡活埋。

他在咖啡館打工，但他從不喝咖啡。

年夜飯，家裡都是新漆味道，鐵捲門天空藍，牆壁白亮無瑕，圍爐圓桌全新購入，最後一次無任何刮痕的家庭時光。隔壁的鄉長逐戶拜年，幾個男人約好年夜飯後去鄉長家，名為守歲，幾張方桌擺開，麻將聲比鞭炮聲還響。桌上鄉長說起卸任後的西進大計，中國什麼最多？人最多！我合作廠商都找好了，適合中國的口味市調都做好了，現在就缺資金，想一想，一個省就好，先不要講全國，講一個省就好，一個省每個人都喝一罐我的咖啡，保證大家賺死這輩子不用工作每天度假，什麼去台北買豪宅，整個上海都買啦。

他參與了那夜麻將，鄉長的獨子比他大十歲，帶他看家裡新買的大冰箱，美國進口的，雙門，連台北都好久見喔，洗衣機也美國進口，車子就只買德國款，以後我爸跟你爸在中國賺大錢，你要什麼車子自己亂講，你爸一定買給你。這是我女朋友的照片，校花，說以後要嫁給我，我說要考慮看看，我爸說漂亮女生多的是，要娶一個會忍的。有一對雙胞胎姊妹，兩個我都上，兩個都不知道彼此被我上了。

隔天初一，父親帶他祭祖，說要賣田賣祖厝，擲筊請示祖先。父親繼承了好幾塊地，鄉下地沒那麼值錢，但全部賣掉也是一筆可觀的資金。鄉長拍胸，氣勢濤濤，保證投入的資金愈多，以後回本更是不得了。

地方上多是務農家族，願意冒險投資的其實不多。爲了讓投資者安心，鄉長組了一團，全男性，

全程包飛包吃包住，去中國看廠聽簡報。他記得父親去了快一個月，每天用電話向母親回報好消息。父親回來後臉油肚圓，馬上要賣地，那裡市場太大了，現在再不進去就太晚了。男人們聚集在鄉長家麻將，小孩們在旁邊玩耍，他記得父親談到那邊的女人，每晚換一個，鄉長介紹的都是年輕好貨。他年紀小，不懂男人談女人，只覺得父親表情沉醉，說到其中一個女人，眯著眼，身體微抖。

幾百箱市調的罐裝咖啡運抵，鄉長開箱馬上豪飲一罐，自己要先喜歡喝，才能放心投資嘛！咖啡占據他家客廳，紙箱堆疊，遮去了亮白的新牆。藍色的、棕色的、紅色的三種不同口味，早餐喝，中午喝，睡前也喝，他記得每種口味喝起來都很像，就是甜。母親說小孩喝咖啡會長不高，但父親一直叫他喝，很好喝對不對？這些都是你以後讀書的錢，盡量喝，帶去學校請同學喝。

後來，父親在最後一刻違約撤資。他被毒打一頓，父母都出手，用皮帶，用拳頭。他被關進廁所，哭聲隆隆，外面大人吵架聲沸騰，他只記得吵鬧，不記得到底吵了什麼事。

父親再度啓程去中國，說要自己來，誰不會做罐裝咖啡，我還可以做罐裝凍頂烏龍茶。父親的死訊傳來後，那些堆高高的咖啡箱子，全部從客廳消失。他常在台北的便利商店裡看到這個品牌的咖啡，幾年來口味變多了，商標一直沒變。中元普渡，婚喪喜慶，到處都堆了此牌的咖啡罐，躲都躲不開。他一直以為母親把這些咖啡都處理掉了，怎麼現在全部都出現在他的舊房間裡？

紙箱受潮，爛了。他開箱拿起一罐，看瓶底日期，已經過期三十年了。

開罐，拉環在指尖碎裂，咖啡灑出。他雙手沾了黑色液體，舔一舔，三十年了，那甜味還在，只

是多了苦，還有酸。

那是父親撤資之後，他首次再嘗到咖啡的味道。

5

隔天清晨下了一場大雨，母親沒撐傘說要出去餵狗，似乎忘了昨天的捕狗大隊。他拿了傘追出去，母親走在田埂上，對著不遠的金色豪宅發出一串他完全無法理解的聲響。母親蹲下，把一些乾狗食撒在地上，說好乖好乖吃慢一點。其實根本沒有狗，母親微笑逗弄著不存在的狗。母親狀態似乎比昨天穩定一些，神情安定，願意和他回家，靜靜吃早餐，洗澡，問他什麼時候回台北。

本來昨天要走，就看妳今天狀況。

我沒事啊。我這陣子感冒一直好不了，好累，幾個月都昏昏沉沉的。昨天晚上好好睡了一覺，你看我今天不是好好的。你留下來喝完喜酒再回台北吧。

媽，妳昨天跟我說不要去。

要去。我們要去。怎麼可以不去，不禮貌。你要看，要看清楚，一定要看。一看完你就走。

母親搬了椅子，到屋外和隔壁的輪椅阿嬤聊天，兩人話語毫無交集。烏雲散去，宴席雨棚已經搭設完畢，帆布完整包裹鋼架，占據整條馬路，工人手腳真快，不到一天就完成了這個帆布喜宴臨時大屋。大手筆，戶外宴席還裝設了數十台大型空調，隆隆啟動，新娘子怕熱，妝不能花，冷氣先開下

去。

龐大的辦桌團隊抵達，百桌圓桌擺好，電子琴花車開始麥克風試音。龍蝦海膽鮭魚紅蟳黑鮪，幾位辦桌大廚在路旁開始揮汗剁菜快炒酥炸。所有人都趕赴吉時，這前任鄉長一家來自台灣中部鄉下，原本無名，卻能在幾年內成爲中國的飲料第一品牌，高人風水師多年指導有方。獨子浪蕩多年，終於肯定下來，這天極爲重要，風水師精算過，良辰在正午，旺夫旺妻財富加乘。日子果然選得好，無雲盛夏，晴朗的結婚佳期。

還不到十點，街道塞車。他站在頂樓，看到休耕的田被當做臨時停車場，各地來的車慢慢塞滿這個小地方。鞭炮爆，龍蝦炸，人沸騰，這小地方許久沒這樣喧鬧。

他小時見過浪蕩獨子的許多女友，獨子在外地讀書，每次回家都牽著一個全新的女生。浪蕩獨子開車帶女友去城市看電影，常常帶著他去。看電影是藉口，車總是開往更偏僻的鄉下，停在無人車的樹蔭，獨子把車熄火，順速伸出舌頭，粗魯地吻著女孩。有些女孩肢體抗拒，有些則大方迎接。他坐在後座，眼睛睜大，獨子說，看仔細，學起來。

前幾個女孩都只是親吻，後來幾個女孩，獨子開始脫女孩的衣，但女孩們都不肯，獨子生氣，肢體更粗暴，有個女孩臉上流血，另一個女孩被推下車，丟棄荒野。有一次，女孩自己脫掉上衣，讓獨子吸舔乳房，其實在後座的他原本睡著了，但獨子把他搖醒，他揉眼，女孩正對他微笑。前座兩人都脫光之後，移到後座，他被獨子抱到前座，整個車體開始搖晃。有農夫剛好經過，看到車內風景，罵

了髒話快速跑開。在前座的他當時真的很想睡覺，但後座的獨子伸手拍他的臉，幹，看一下啦。

母親穿了暗紫色絨布套裝，款式老舊，樟腦味刺鼻。

媽，我想走了，今天晚上咖啡館有班。這喜酒妳不要去喝啦，在家裡休息就好。我下禮拜再回來。

母親怒視，不可以，跟我一起去。你跟我去吃一頓，之後你就走，下禮拜，下下禮拜，都不用回來了。不用回來。不用回來。你就走。你爸下禮拜回來，我就輕鬆了。你看完馬上就走。

母親開始化妝，粉餅乾裂，口紅一碰唇就截斷。

媽，那些咖啡不是早就都處理掉了嗎？怎麼都堆到我房間去？

喔，我跟你爸還有隔壁的阿嬤搬好久喔，累死我了。你等一下去車站記得把那附近的小黃狗帶走，帶去台北，小黃就安全了，不然在那裡會被路人丟石頭，還有回台北之後不要打電話回來。

母親把斷掉的口紅往眼皮塗，眼袋浮腫，血絲在眼白燒。他打電話向咖啡館請假，看樣子今天回不去了。母親用力拍掉他的手機，叫著，就跟你說吃完飯你就可以回台北了啦。

外頭喧譁熱烈，宴席搭棚的入口擠滿人潮，準備入席。數十輛加長黑色大禮車緩緩開過來，記者們失控推擠，已經入座的賓客尋聲又跑出來看新郎新娘。

人潮往禮車推擠，母親緊拉著他逆著人流，找到靠出口的圓桌，定定坐下。他覺得母親是亂坐，桌位應該都有安排，但母親堅持要坐這桌，離電子琴花車舞台距離遠，她說，這樣你到時候好走。

桌上有燙金菜單，二十道，已經有人喝掉好幾罐紅酒了。他還穿著昨天的衣服，襯衫有母親嘔物的味道。但人實在是太多了，根本不可能有人會注意到他的寒酸存在，這讓他放心。他手心濕，群眾讓他懼怕。春天台北發生大型學運，他有一晚鼓起勇氣，帶了毯子去夜宿街頭。已經過午夜，群眾還熾熱，謠言漫飛，身旁的年輕人都在激動咒罵。他接過一碗熱湯，躺在街上，發現自己好冰冷。他根本對群眾運動沒興趣，到底在反什麼他不清楚，群眾熱吵，就更突顯他的冰冷。所以他怕的不是群眾本身，而是群眾的熱度，讓他徹底覺得自己分明就是具屍體。

追趕吉時，致詞開始，風水師說要準時開席。他遠遠看到新郎新娘入座，新郎胖了許多，福態中年。地方政客、介紹人、雙方家長致詞，菜還沒上，據說是法國空運來的金牌獎紅、白酒不斷上桌。他的第一口酒，就是獨子給他喝的。喝啦，男人都要學喝酒。獨子大話不遮，我爸說拓寬馬路可以讓我們多買一塊地，蓋個公園可以在台北買套房，你這小子跟著我，聽我的，以後你長大我給你買車當成人禮。他崇拜獨子，名車帶他上山下海吃西餐。那時候鄉長看上附近一塊荒地，風水師說百年難得好龍穴，以後在中國發達回來蓋大房放祖先牌位，保證富貴十代。

前任鄉長上台致詞，感謝鄉親，我兒子是你們看著長大的，以前我們就住在旁邊這邊其中一戶，他小時候都不穿褲子在這條馬路上跑來跑去追女生，今天終於找到老婆，願意定下來，我們當然要回到我們開始的地方，兒子你今天不准給我脫褲子啊。新郎搔頭，怕狗又怕熱的新娘遮嘴笑，妝濃豔，遠看是個年輕的女孩。

停電。

冷氣全部停擺，麥克風失聲。

混亂中，菜開始上桌。母親開始大口吃，四處看，像是期待著什麼。電一直沒恢復，封閉雨棚蒸煮人汗。

停電顯然打亂了原本的節目流程，新娘快速去換了另外一套禮服，跟新郎開始逐桌敬酒。上湯燉排翅剛上桌，母親胃口好，跟同桌的鄉親搶食。他沒動筷，冷看百桌人浪爭食，哪是飢餓，只是貪，龍蝦是澳洲進口的喔，起司是巴黎空運的，啤酒是德國的，塑膠袋準備好，地方上出了大富貴人家，等一下剩菜多包一點。他想起富貴大宅裡的魚池，餵食時間，鯉魚推擠。

百桌敬酒，新人逐漸朝這桌逼近。他聽到新郎大聲說，多吃一點多吃一點，吃到像我這麼胖，還是有人要嫁給我啦。雨棚溫度持續攀升，人味翻騰，新娘的粉底隨汗掙脫皮膚。新郎海飲，和鄉親們拍肩，盡量吃盡量吃！

就當做吃冰棒，獨子那時對他說，就像我買冰棒給你一樣啊。

第一次是在鄉長家，美國進口的雙門冰箱開箱擺廚房，紙箱沒丟掉，就放在獨子房間裡。紙箱非常巨大，獨子把他抱進去，他看不到紙箱外的世界。獨子說，這是我們的祕密世界，沒有人會找到我們喔。拉下褲頭拉鍊，獨子把他的頭往他胯下壓，很簡單啊，就像是吃冰棒一樣，你不會笨到去跟你爸你媽說吧。

經常在那個巨大的紙箱裡，獨子讓他喝酒，然後吃冰棒。至今，他都記得那口感。後來有時在頂樓，車上，無人的田裡。有一次他覺得好玩把母親要賣的西瓜當球從桌上推到地上，砸爛一地鮮紅，母親盛怒，把他關進廁所裡。鄉長獨子來求情，說小朋友會聽他的話，讓他進去開導。母親推託不敢，鄉長的兒子被我關廁所，傳出去我水果就不用賣了。獨子堅持，說只是要幫忙教小孩，別想太多。獨子進入廁所，鎖上，擦乾他的眼淚，噓，獨子褲子褪到膝蓋，不要跟你媽說，你最乖了，冰棒捂住他哭聲。

新娘尖叫，手上的紅酒撒在禮服上。幾隻流浪狗，突然從圓桌下跳出來，對著新人狂吼。狗的肢體極為暴怒，賓客們快速退散，新娘不斷尖叫。

母親忽視眼前的混亂，盛一碗宮廷干貝羹，一臉滿足，腳邊一隻黃狗正在啃骨。

母親第一次撞見，就是冰箱紙箱。母親挨家挨戶找兒子回家做功課，鄉長夫人說，跟我兒子在樓上玩。母親上樓，看見了。她把兒子從紙箱抱出來，打了獨子一巴掌。這一巴掌開啓兩家恩怨，鄉長動氣，以致詞的分貝向母親說，妳不要亂編故事，我兒子以後還要娶老婆。父親把母親拉回家，說妳是不是看錯了？

過一段時間，父親已經把賣地的錢都投資到咖啡上了。這次是在頂樓，父親看到鄉長的獨子，兩手抓著一個小男孩的後腦勺。兩家激烈爭吵，鄉長說要找律師告他們毀謗。父親母親不懂，甩他巴掌，餵予拳頭，下賤，這麼髒的事你都敢。違約撤資之後，父親每天都打他。他哭著說要跟父親一起

去中國賣咖啡賣凍頂烏龍茶，父親甩開他，把他推進廁所反鎖。

風。

突然有非常猛烈的風，從帆布縫隙灌入。風熱辣，桌上的湯品起漣漪，有瓦斯味飄散。

母親看著他，專注凝視，撥他頭髮，理他襯衫。你怎麼在這裡？你說要吃魚，但沒有魚。

狂風起，整個喜宴雨棚劇烈搖晃，突然整個帆布頂被風掀開，天空烏雲從各地趕來，擠在這個小地方上空，或許也想吃豪華宴席吧。枯草乾葉隨狂風竄入，佛跳牆打翻，食客緊抓著手上的碗。

群眾熱，奔逃，躲桌下，找小孩，但他依然冷，穩坐，看著一切。

狂風持續灌入，帆布持續被掀開，大型空調倒下，壓垮一桌好菜，鋼架即將解體。電視台攝影師持續拍著首富前任鄉長緊抱著尖叫的電子琴比基尼花車女郎，罵著風水師。幾乎從來不說話的前鄉長夫人抓著沒電的麥克風，像是在致詞，可惜風沒把她的話傳遞出去。鎖匠緊抱著鋼柱，彷彿他一鬆手整個臨時帆布屋就會解體，他大吐一口檳榔汁，紅色汁液隨狂風四射。新娘的哭喊被淹沒，她的敬酒禮服上也是一桌盛宴，有魚蝦有肥肉，狗不凶了，在她禮服上吃著大餐。輪椅撞桌撞人，上面的阿嬤不見了。新郎也不見了。一切都快轉，風讓一切都加速。

大事總是很快發生，沒事才會分秒緩慢，日子死水。就像那年，他被父親毒打關進廁所，跟鬼在密閉的空間裡短暫共處，被母親放出來之後，父親已經去中國，隔壁鄉長一家搬走。不是才關五分鐘，怎麼出來大家都不見了？母親持續對他說，有鬼，有鬼喔。廁所反鎖，童年結束，此後慢速，

不，龜爬，慢慢冷成屍體的過程。此刻，一切竟然又快起來了。

母親一直還在吃，大餐下肚，飽足微笑。她用盡全身力氣，把他推入狂風中。
她笑著說，你走，現在。



評審意見

荒謬劇場尚未結束

◎季季

這篇小說出現了一些非常貼近台灣當前情境的字眼：金色房子、聽說他們在大陸是第一、台灣首富，以及（反差極大的）「附近都是休耕或者荒廢的農田……」作者透過強者與弱者的返鄉偶遇，對主流與邊緣／城市與鄉村／成長與衰老／台灣與大陸展開辯證，層層批判富者媚俗並悲憫農村凋敝。

但你必須緩慢地穿越那些灰暗光影與蜿蜒敘述，才能窺見這齣潛藏「復仇」意識的荒謬劇碼之源頭是「男男性侵」。

三十年前的台灣中部，鄉人視「男男」關係為異端，「他」八歲開始遭鄰居十八歲獨子性侵，父母發現後毒打他，兩家斷絕往來。其後他父親赴大陸經商神祕死於甘肅，他成長為「無性的人」，年近四十未婚，母親年老失智。同樣去中國經商的鄰居，則因販售咖啡「大陸第一」，躍為「台灣首富」後在家鄉修建金色豪宅供奉祖先；年近五十的獨子終於結了「男女婚」，返鄉搭棚免費大宴親友街坊……

然而喜宴中途停電，狂風入侵，「大型空調倒下，鋼架即將解體。」——混亂的荒謬劇場尚未結束。